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二

起強圉作噩盡上章因
敦六月凡三年有奇

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下

神功元年

時以契丹破滅九鼎就成
以九月大享改元為神功

正月己亥朔太后

享通天宮

突厥默啜寇靈州以許欽明自隨

欽明為
默啜所

禽見上卷三
年厥九勿翻

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梁米及墨

記勝
之曰

梁是秣粟陶宏景曰凡曰梁米皆是粟類惟其牙頭色異為分別耳有青黃白三種青梁味短色惡不如黃白

梁呼大故翻

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

將即亮翻

而城

中無論其意者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

憬藏憬藏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極

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

相悉亮翻下相術同憬居永翻唐京都錄事參軍正七品綦連虜姓也魏收官氏志西方諸姓有綦連氏陰

結朝士

朝直通翻

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綦連

耀有天命

說輸芮翻

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勣善

天官侍郎事

勅其據翻

用思禮為箕州刺史明堂尉吉頊聞

其謀以告合宮尉來俊臣

高宗總章元年分西京萬年縣為明堂縣永昌元年改東

都河南縣為合宮縣宋白曰明堂縣理京兆城中永樂坊

使上變告之

上時掌翻下同

太后

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

死凡小忤意皆引之

忤五故翻

於是思禮引鳳閣侍郎同平

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官侍郎

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譔

譔補過翻

及王勳兄涇州刺史

勔弟監察御史助等

勔彌克翻監古衛翻

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

士窮楚毒以成其獄壬戌皆族誅之親黨連坐流竄者

千餘人初懿宗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誅然

後收思禮思禮悔之懿宗自天授以來太后數使之鞠

獄喜誣陷人

數所角翻
喜許記翻

時人以為周來之亞來俊臣欲

擅其功復羅告吉頊

復扶又翻下
是復宗復同

頊上變得召見僅免

見賢
通翻

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俊臣黨人羅告

司刑府史樊基謀反誅之

唐制大理寺有府二十八人史五十六人基渠記翻

基

子訟寃於朝堂

朝直
通翻

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

援于
元翻

秋官侍郎上邽劉如璿見之

上邽縣漢屬隴西郡古邽戎邑也後漢屬漢陽郡後

魏諱珪改名上封屬天水郡隋復舊唐屬秦州璿似宣翻

竊歎而泣俊臣奏如璿黨

惡逆下獄處以絞刑

下邳嫁翻處昌呂翻

制流瀼州

尚乘奉御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也

張行成事太宗

年少美容善音律

少詩

治翻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

兄弟皆得幸於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昌宗累遷散騎

常侍

散悉宜翻騎奇寄翻

易之為司衛少卿

龍朔改衛尉司衛光宅因之

拜其

母臧氏韋氏為太夫人賞賜不可勝紀

勝音升

仍勅鳳閣

侍郎李迥秀為臧氏私夫迥秀大亮之族孫也

李大亮歷事高

祖太宗

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易之門庭爭

執鞭轡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癸亥突厥默啜

寇勝州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擊破之

代州北有大武軍調露元年改曰神

武軍天授二年改曰平狄軍使疏吏翻

甲子以原州司馬婁師德守鳳

閣侍郎同平章事 春三月戊申清邊道摠管王孝傑

蘇宏暉等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于東硤石谷唐兵

大敗孝傑死之孝傑遇契丹帥精兵為前鋒

將即亮翻帥讀曰率

力戰契丹引退

契欺訖翻 又音喫

孝傑追之行背懸崖

背蒲翻

契

丹回兵薄之

薄音伯 各翻

宏暉先遁孝傑墜崖死將士死亡

殆盡

考異曰朝野僉載云孝傑將四十萬衆被賊誘退逼就懸崖漸漸挨排一一落澗坑深萬丈尸與

崖平匹馬無歸單兵莫返張鷟語事多過其實今不盡取

管記洛陽張說馳奏其事

太后贈孝傑官爵遣使斬宏暉以徇使者未至宏暉以

立功得免

說讀曰悅使疏吏翻下同

武攸宜軍漁陽

漁陽秦右北平郡所治也隋為

漁陽縣屬幽州在幽州東二百一十里

聞孝傑等敗沒軍中震恐不敢進

契丹乘勝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將擊之

不克

劉匹妙翻
將即亮翻

聞知微田歸道同使突厥冊默吸為

可汗

可從刊入
聲汗音寒

知微中道遇突厥使者輒與之緋袍銀

帶且上言虜使至都宜大為供張

上時掌翻下同供
他用翻張知亮翻歸

道上言突厥背誕積年方今悔過宜待聖恩寬宥今知

微擅與之袍帶使朝廷無以復加

背蒲妹翻朝直遙
翻下同復扶又翻宜

令反初服以俟朝恩

今力丁翻初服突
厥遣來所被之服

又小虜使臣不

足大為供張太后然之知微見默吸舞蹈吮其靴鼻

吮如

充歸道長揖不拜默吸因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

責其無厭

撓奴教訓
厭於鹽翻

為陳禍福

為干偽翻

阿波達干元珍曰

突厥官二十八等自設至達干
皆世其官此即阿史德元珍

大國使者不可殺也默

吸怒稍解但拘留不遣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

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吸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

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

降戶江翻處昌呂翻夏
戶雅翻單音蟬種章勇

翻繒慈
陵翻

太后不許默吸怒言辭悖慢

悖蒲內翻
又蒲沒翻

姚璦楊

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默吸所求給之麟臺少監知鳳

閣侍郎贊皇李嶠曰

麟臺少監即秘書少監贊皇縣
置屬趙州取贊皇山以為名少詩

治戎狄貪而無信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

秦李斯之言

不

如治兵以備之

治直之翻

璫再思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

戶數千帳以與默吸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四萬斤并許其昏默吸由是益彊田歸道始得還與閻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為默吸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為之備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

考異曰

舊歸道傳云聖厯初默吸請和遣閻知微丹為立功報國可汗知微擅與使者緹袍歸道上言不可及默吸將至單于都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吸請六胡州不許遂拘繫歸道突厥傳云李盡忠孫萬榮陷營

府默吸請為國討契丹許之默吸部東漸盛則天遣使
再為立功報國可汗朝野僉載云歸道為知微副見然
吸不拜默吸倒懸待殺之元珍諫乃赦之按神功元年
姚璿左遷益州長史則與之殺帛必在此前非聖歷初
也實錄萬歲通天元年九月丁卯以默吸不同契丹之
逆遣闕知微再為還善可汗則於時未為立功報國可
汗也再拜此號實錄無之不知的在何時今因契丹未
平姚璿未出附見于此歸道在朝為左衛郎將何得預
論默吸蓋在道見知微所為而上所
言耳其事則藝采諸書可信者存之

夏四月鑄九鼎

成徙置通天宮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餘州高

丈四尺受千二百石

豫州鼎獨高大神都歲也高古犒訓

各圖山川物產

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太后欲以黃金千

兩塗之姚璘曰九鼎神器貴於天質自然且臣觀其五

采煥炳相雜不待金色以為炫耀

炫耀
綃綃

太后從之自玄

武門曳入令宰相諸王帥南北牙宿衛兵十餘萬人并

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

帥讀
曰率

前益州長史王及善已

致仕會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為滑州刺史太后召見

見賢
通翻

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條

治直
吏翻

太

后曰外州末事此為根本卿不可出癸酉留為內史

癸未以右金吾衛大將軍武懿宗為神兵道行軍大摠

管與右豹韜衛將軍何迦密將兵擊契丹

迦古牙翻又居伽翻將即

亮翻五月癸卯又以婁師德為清邊道副大總管右武威

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前軍總管

沙吒虜姓吒初加翻

將兵二十萬

擊契丹先是有朱前疑者

先悉薦翻

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

八百即拜拾遺又自言夢陛下髮白再玄齒落更生還

駕部郎中

唐駕部郎掌邦國輿輦車乘傳驛廐牧官司馬牛雜畜簿籍辨其出入司其名數上時掌

翻下同

出使還上書曰聞嵩山呼萬歲賜以緋筭袋

唐初職事

官三品以上賜金裝刀礪石一品以下則有手巾筭袋開元以後百官朔望朝參外官衙日則佩筭袋各隨其

所服之色餘日則否使疏吏翻

時未五品於綠衫上佩之會發兵討契

丹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耐以五品前疑買馬輸之屢

抗表求進階太后惡其貪鄙

惡鳥路翻

六月乙丑敕還其馬

斥歸田里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

之為之不昏

為于偽翻

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

作綠珠怨以寄之

晉石崇有愛妾曰綠珠事見八十三卷晉惠帝永康二年

碧玉赴

井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之

考異曰唐歷

天授元年十月誅喬知之新本紀八月壬戌殺右司郎中喬知之盧藏用陳氏別傳趙儋陳子昂旌德碑皆云

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親撫戎律特詔右補
闕喬知之及公參謀韓幕及軍罷以父年老表乞歸侍
攸宜討契丹在萬歲通天元年明年平契丹子昂集有
西還至散關答喬補闕詩云昔君事戎馬余得秦戎旃
攜手同沙塞關河緬此燕數此南歸日猶關北戍邊疑
知之之或在神功年後但唐歷統紀新紀故知之皆在
天授元年今據子昂詩必無誤者然猶聞北戍邊則軍
未罷也又武后云來俊臣久後不聞有反者故置於此
據朝野僉載知之以婢碧玉事為武承嗣詆人羅告之
斬於市南破家籍沒此時知之在邊益承嗣先銜之至
此乃殺之耳

司僕少卿來俊臣

先宅改太僕為司僕

倚執貪淫士民妻

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辜矯稱敕以取其

妻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

勝音升

自宰相以下籍其姓

名而取之

考異曰朝野僉載云俊臣嘗以三月三日

技石遙擊倒者則先令告至
幕技李昭德不中今不取

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

李昭德素惡俊臣

惡鳥路翻

又嘗庭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備

二人共誣昭德謀反下獄

下進嫁翻下
不下乃下同

俊臣欲羅告武

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

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

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

處昌呂翻

太后欲

赦之奏上三日不出

上時掌翻

王及善曰俊臣以狡貪暴國

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

去羌呂翻
朝直達翻

太后遊苑中吉

頊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臣奏不下

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頊曰于安遠告虺貞

反旣而果反

貞事見上卷
垂拱四年

今止為成州司馬俊臣聚結

不逞誣構良善賊賄如山冤魂塞路

塞悉
則翻

國之賊也何

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丁卯昭德俊臣同弃市時人無

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

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

噉徒濫翻
覽翻抉於決翻

太后知天

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

惡烏路翻
數所具翻

且曰宜加赤族之

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

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俊臣以告綦連耀功賞奴婢

十人俊臣問司農婢無可者

唐六典司農丞掌凡官戶
奴婢男女成人先以本色

婉偶若給賜許其妻子相隨若犯籍沒
以其所能各配諸司婦人巧者入掖庭以西突厥可汗

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得以為賞口乃使人誣告

斛瑟羅反諸酋長詣闕割耳髡面訟冤者數千人

酋慈
由翻

長知兩翻
髡里之翻

會俊臣誅乃得免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

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

選須

屬之欲翻
首式又翻

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罪臣亂國家法

臯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上林令侯

敏

唐司農之屬有上林署今從七品下掌苑園池之事凡植果樹蔬以供朝會祭祀及季冬藏冰皆主之

素諂事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

宜遠之

速于願翻

敏從之俊臣怒出為武龍令

武龍縣屬田州開蠻洞置

舊書作武龍云失廢置年月又涪州有武龍縣武德二年分涪陵置

敏欲不往妻曰速去

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太后徵于安遠

為尚食奉御擢吉頊為右肅政中丞以檢校夏官侍

郎宗楚客同平章事武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駱

務整數千騎將至冀州

將即亮翻下同
騎奇寄翻下同

懿宗懼欲南遁

或曰虜無輜重

重直用翻

以抄掠為資

抄楚交翻

若按兵拒守執

必離散從而擊之可有大功懿宗不從退據相州

相悉亮翻

委弃軍資器仗甚衆契丹遂屠趙州甲午孫萬榮為奴

所殺萬榮之破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險築

城留其老弱婦女所獲器仗資財使妹夫乙寃羽守之

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襲其後遣五人至黑沙語

默啜曰

黑沙突厥庭語牛倨翻

我已破王孝傑百萬之衆唐人破

膽請與可汗乘勝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賜以緋

袍二人後至默啜怒其稽緩將殺之二人曰請一言而

死默啜問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殺前三人

而賜二人緋使為鄉導

鄉讀曰嚮

發兵取契丹新城殺所獲

涼州都督許欽明以祭天圍新城三日克之

新城即前契丹所築

在柳城西北者

盡俘以歸使乙寃羽馳報萬榮時萬榮方與唐

兵相持軍中聞之恐懼

怵許勇翻

奚人叛萬榮神兵道總管

楊玄基擊其前奚兵擊其後獲其將何阿小萬榮軍大

潰

阿烏葛翻考異曰朝野僉載突厥破萬榮新城群賊聞之失色衆皆潰散不云為玄基所破實錄但云為

玄基及奚所破不云突厥取新城要之契丹聞新帥輕城破衆心已離唐與奚人擊之遂潰耳今兩存之

騎數千東走

帥讀曰率

前軍總管張九節遣兵邀之於道萬

榮窮蹙與其奴逃至潞水東

鮑丘水從塞外來南過幽州潞縣謂之潞水

息

於林下歎曰今欲歸唐罪已大歸突厥亦死歸新羅亦

死將安之乎奴斬其首以降

降戶江翻下同

泉之四方館門

漢有

葉衡喪夷邸後魏置諸國使邸其後又作四館以處四方米降者事見一百四十九卷梁武帝普通元年至隋煬帝置四方館於建國門外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國及互市事屬鴻臚寺唐以四方館隸中書省通事舍人主之象其餘衆及奚霫皆降於突厥雷而戊子特

堅堯翻

立翻

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並同鳳閣鸞臺三品 辛

卯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內王武懿宗婁師德及魏州刺

史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民有為契丹

所脇從復來歸者

復扶又翻

懿宗皆以為反生剗取其膽先

是何阿小嗜殺人

先恚為翻

河北人為之語曰唯此兩何殺

人最多

武懿宗封河內王與何阿小為兩何

秋七月丁酉昆明內附置

賓州

武承嗣武三思並罷政事

庚午武攸宜自幽

州凱旋武懿宗奏河北百姓從賊者請盡族之左拾遺

王求禮庭折之曰

折之古翻

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從

之以求生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

走賊徒滋蔓又欲委罪於草野詿誤之人

蔓音萬詿戶卦翻

為

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

景儼亦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八月

丙戌納言姚璿坐事左遷益州長史以太子宮尹豆盧

欽望為文昌右相鳳閣鸞臺三品

天授中改太子詹事為太子宮尹鳳閣之

上常有同字

考異曰新表庚子狄仁傑燕納言武三

思檢校內史欽望為文昌右相同三品舊紀傳及新紀

皆無之此月無庚子仁傑三

思除命在明年新表誤重複

九月壬辰大享通天宮

大赦改元

改元神功

庚戌婁師德守納言甲寅太后謂

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

朝直通翻

云其

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

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為疑自興俊臣少不

復聞有反者

復扶又翻下
無復后復同

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

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

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

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啓聖

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

反者

為于偽翻
下多為同

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

后悅曰鄉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

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冤

者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弃市流竄者四

考典曰舊傳云三被流今從御史臺記按新書元忠為洛陽令陷周興獄當以平楊楚功得流歲餘為來俊臣所構將就刑太后使王隱客宣詔赦之此為二事通鑑書王隱客宣赦事於永昌元年至長壽元年又下獄貶此為三事及後長安三年又貶高要尉此為四事未知御史臺記所書如何也嘗侍宴太后

問曰卿往者數員謫何也

數所角翻

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

徒欲得臣肉為羹臣安所避之

冬閏十月甲寅以幽

州都督狄仁傑為鸞臺侍郎司刑卿杜景儉為鳳閣侍

郎並同平章事仁傑上疏

上時掌翻

以為天生四夷皆在先

王封略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
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
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蕪之矣詩人矜薄伐於太原

美化行於江漢

詩六月宣王北伐也其詩云薄伐玁狁
至于太原又廣漢之詩美文王之道被

于南國美化行
乎江漢之域

則三代之遠裔皆國家之域中也若乃

用武方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得其
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

冠古

玩翻稱
尺證翻

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

帝三王之事業也始皇窮兵極武務求廣地死者如麻

致天下潰叛

事見秦紀

漢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窮盜賊蜂起

末年悔悟息兵罷役故能為天所祐

事見漢武帝紀

近者國家

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

徒調

鈞百姓虛弊今關東飢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

息人不復業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

者皆以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

貊莫百翻

昔

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

事見二十八卷初元二年

宣帝用

魏相之策而弃車師之田

事見二十五卷元康二年

豈不欲慕尚虛

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為可

汗使統諸部者

見一百九十卷貞觀十三年

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

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

書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推吐雷翻

無遠

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

阿史那斛瑟羅為可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

謂高麗也

使

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

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校長短哉但當救

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
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
寇無所得自然二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寇
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二賊二虜皆謂突厥吐蕃

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鳳閣舍人李嶠知天官選事

選須

絹翻始置負外官數千人 先是歷官以是月為正月以

臘月為閏

先悉薦翻

太后欲正月甲子朔冬至乃下制以為

去晦仍見月有喪天經

去晦謂前月晦也

可以今月為閏月來

月為正月

聖歷元年正月甲子朔冬至太后享通天宮

考異曰實錄云正

月壬戌享通天宮按長歷此年一月壬戌朔實錄誤也今從唐歷統紀新本紀赦天下改元

夏官侍郎宗楚客罷政事 春二月乙未文昌右相同

鳳閣鸞臺三品豆盧欽望罷為太子賓客 武承嗣三

思營求為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

姓為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

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

數所角翻說輸

尚翻從千容翻
太宗諡文皇帝

大帝以二子託陛下

高宗諡天皇大帝
二子謂廬陵王及

也
皇嗣

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

與母子孰親

太后之於承嗣三思姑姪
也於廬陵王皇嗣母子也

陛下立子則千

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

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

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為陛下

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義同一體况臣備位宰相豈

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

廬陵王光宅元年
遷均州垂拱元年

遷房

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謂仁

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

折而設翻

對曰武者陛下

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

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朝廷曰

何不歸我廬陵王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為控鶴監供

奉

是年置換鶴監以處近侍

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人曰公

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

不有大功於天下何以自全竊為公憂之

為于偽翻下屢為復為同

二人懼流涕問計項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盧

陵王

復扶又翻

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

屬意

屬之欲翻

公何不從容勸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

如此非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間

屢為太后言之

問古覓翻

太后知謀出於項乃召問之項復

為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

考異曰世有狄梁公傳云李邕撰其辭邨誕

殆非邕所為其言曰后納諸武之議將移宗社擬立武三思為儲副還廬陵於房陵諸武陰託日夜獻謀曰陛下姓武合立武氏未有天子而取別姓將為後者也天后既已許禮問群臣曰朕年齒將衰國無儲主今欲擇

善誰可當之朕雖得人終在群議諸宰臣多聞計定言
皆希旨仁傑獨立無一言天后問曰卿獨無言當有異
見公曰有之臣上觀乾象無易主之文中察人心實未
厭唐德天后曰卿何以知之公曰頃者匈奴犯邊陛下
使梁王三思於都市召募一月之外不滿千人後廬陵
王踵之未經二旬數盈五萬以此觀之人心未去陛下
將欲繼統非廬陵王餘實非臣所知天后震怒命左右
扶而去之按廬陵王為河北元帥在立為太子後且當
是時睿宗為皇嗣若仁傑請以廬陵王繼統則是勸太
后廢立也此固未可信或者仁傑以廬陵母子至親而
幽囚房陵勸呂還左右則有之矣談賓錄曰聖歷二年
臘月張易之兄弟貴寵逾分懼不全請計於天官侍郎
吉頊頊曰公兄弟承恩深矣非有大功於天下自古罕
有全者唯有一策苟能行之豈止全家亦當享茅土之
封耳除此之外非頊所謀易之兄弟泣請之頊曰天下
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

不從容請立廬陵以繫生人之望易之乃乘間屢言之則天意乃易既知項首謀乃召問項項曰廬陵相王皆陛下之子高宗切託於陛下唯陛下裁之則天意乃定御史臺記曰則天置控鶴府項與易之昌宗同於府供奉與昌宗親狎昌宗自以貴寵踰分懼不全問計於項項云云如談賓錄蓋太后寵信諸武誅鉏李氏雖已子廬陵亦廢徙房陵故仁傑勸呂還左右以強李氏抑諸武耳張吉之能為唐社稷謀也欲求己利耳若仍立皇嗣則已有何功故勸太后立廬陵為太子而太后從之然則欲呂還廬陵者仁傑之志也立為太子張吉之謀也談賓言聖歷二年及以項為天官侍郎臺記謂睿宗為相王則皆誤也新狄仁傑傳云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唯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計仁傑亦安肯與易之深言此事狄梁公傳又云後經旬呂公入曰朕昨夜夢與人雙陸頻不見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益為宮中無子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久虛儲

位哉天后曰是朕家事斷在胸中卿豈合預焉仁傑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四海之內悉為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臣安得不預焉又命扶出竟不納按於時皇嗣在宮中不得言無子及久虛儲位也朝野僉載云則天曾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群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鸚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魏王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謂之曰卿曾為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為得仁傑曰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姪取捨詳擇斷在宸衷則天曰我自育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廬陵河內王等奏不許入城龍門安置賊徒轉盛陷沒冀州則天急乃立廬陵王為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邙山頭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按是時睿宗未為相王又仁傑若言內有賢

子外有賢姪乃是懷兩端也
今採衆說之可信者存之

三月己巳託言廬陵王有

疾遣職方員外郎瑕丘徐彥伯

瑕丘故春秋魯之瑕邑
晉宋置兗州於此隋開

皇十三年置瑕
丘縣帶兗州

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戊

子廬陵王至神都

考異曰統紀云癸丑遣職方員外
郎徐彥伯往房州召廬陵王男女入

都醫療狄梁公傳曰後潛發內人十人至房州宣敕云
我兒在此今內人就看州縣長吏仰數出數人無令混
雜陰令內人一人以代廬陵王今廬陵王衣內人衣服
以舊數還州縣不悟數日達京朝廷百僚一無知者舊
傳曰廬陵王自房陵還宮太后匿之帳中又召狄仁傑
以廬陵為言仁傑慷慨數奏言發涕流遽出廬陵謂仁
傑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曰太子還宮人
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以為然乃復置中宗於龍

門具禮迎歸人情感悅狄梁公傳曰天后御一小殿垂簾於後左右隱蔽外不能知乃命公坐於階下曰前者所議事實非小寤寐反覆思卿所言彌覺理非甚乖朕意忠臣事主宜在多違今日之間須易前見以天下之位任卿一言可朕意即兩全逆朕心即俱斃公從容言曰陛下所言天子之位可得專之以臣所知是太宗文武皇帝之位陛下豈得而自有也太宗身陷鋒鏑經綸四海所以不告勞者蓋為子孫豈為武三思邪陛下身是大帝皇后大帝寢疾權使陛下監國大帝崩後合歸冢嫡陛下遂奄有神器十有餘年今議續承豈可更易且姑與母執親子與姪孰近云云太后於是歔歔流涕命左右褰簾手撫公背大叫曰卿非朕之臣是唐社稷之臣回謂廬陵王曰拜國老今日國老與爾天子公免冠頓首涕血灑地左右扶策久不能起天后曰即具所言宣付中外擇日禮丹公揮涕而言曰自古以來豈有偷人作天子廬陵王留在房州天下所悉知今日在內

臣亦不知臣欲奉詔若同衛太子之變陛下何以明臣
天后曰安可却向房陵只於石像驛安置具法駕陳百
僚就迎之於是大呼萬歲儲位乃定按武后若密召廬
陵王宮人十人既知其謀洛陽至房陵往來道路甚遠
豈得外人都不知乎又實錄豈能搆虛立徐彥伯往迎
之事及有廬陵王至自房州之日又於時若儲位已定
豈可自三月來九月始立為太子蓋廬陵既至太后以
長幼之次欲立之皇嗣亦以此遜位故遷延半載今皆
取實錄

夏四月庚寅朔太后祀太廟 辛丑以婁師

為正

德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檢校營田事

使疏吏翻

六月甲午

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妃豹韜衛大將
軍閭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衛郎將楊齊莊攝司賓卿

考異曰實錄作楊
鸞莊今從金載舊傳

齎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承嗣之

子也鳳閣舍人襄陽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

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

忤五
故翻

出為合州刺史

襄陽縣漢
屬南郡獻

帝建安十三年置襄陽郡晉為荊州治所宋齊梁為雍

州西魏為襄州合州漢置江縣地南齊置東宕渠郡西

魏改墊江郡置石鏡縣尋置合州隋改涪州唐復為合

州舊志合州京師南二千四百五十里至東都三千三

百
里
秋七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杜景儉罷為秋官尚

書
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默啜謂間知

微等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此豈天子之

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

將兵輔立之

將即亮翻

乃拘延秀於別所以知微為南面可

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發兵襲靜難平狄清夷等軍

垂拱中置清夷軍於媯州界杜佑曰在城內南去范陽二百十里難乃旦翻

靜難軍使慕容

玄則以兵五千降之

使疏吏翻前士力翻降戶江翻

虜執大振進寇媯

檀等州

媯居為翻

前從閭知微入突厥者默啜皆賜之五品

三品之服太后悉奪之默啜移書數朝廷曰

數所具翻

與我

蒸穀種種之不生一也金銀器皆行濫非真物二也

穀種

章勇翻行戶剛翻市列為行市列造金銀器販賣率散
它物以求贏俗謂之行作溫惡也開元八年頒租庸調
法於天下好不過精惡不
過溫溫者惡之極者也 我與使者緋紫皆奪之三也

繒帛皆踈惡四也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

戶不敵罔冒為昏五也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

偽為子翻

監察御史裴懷古從間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

囚將殺之逃歸抵晉陽形容羸悴

監古街翻羸倫為翻悴秦醉翻

突騎

譟聚以為間諜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毅嘗為人所枉
懷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引見遷

祠部員外郎

間古莧翻謀達協翻呼火故翻見賢通翻唐祠部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

諱卜筮醫藥僧尼之事屬禮部

時諸州聞突厥入寇方秋爭發民修城

衛州刺史太平敬暉

後魏分漢臨汾縣地置太平縣隋唐屬絳州

謂僚屬曰

吾聞金湯非粟不守奈何捨收穫而事城郭乎悉罷之

使歸田百姓大悅

甲午鸞臺侍郎同平章事王方慶

罷為麟臺監

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為太

子意怏怏戊戌病薨

快於兩翻

庚子以春官尚書武三思檢

校內史狄仁傑兼納言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

仁傑舉其子司府丞光嗣

光宅改大府曰司府

拜地官貲外郎已

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

左傳晉中軍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

解狐其雖也將立之而卒又問之曰午也可於是以前為中軍尉君子謂祁奚能舉其善矣稱其雖不為諂立其子不為通事舍人河南元行冲

唐六典曰通事舍人即秦之謁者晉

武帝省謁者僕射置舍人通事各一人隸中書東晉令舍人通事燕謁者之任通事舍人之名始此也唐通事舍人十六人掌朝見引納及辭謝者於殿庭通奏凡近臣文武就列則引以進退而告其拜起出入之節凡四方通表華夷納貢皆受而進之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

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

數所

角翻參所今
翻人參也

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

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籠力
董翻

行

冲名澹以字行

以司屬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摠

管

光宅改宋正為司屬緣此
後置天兵軍於并州城中

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為

天兵西道摠管

吒初
加翻

幽州都督下邳張仁愿為天兵東

道摠管

秦武公伐邾置下邳縣隴西有上邳故此加
下字漢屬京北晉屬馮翊後魏置延壽郡隋廢

郡以下邳屬同州
垂拱元年屬華州

將兵三十萬以討突厥默啜

將即
亮翻

又

以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天兵西道後軍摠管將

兵十五萬為後援癸丑默啜寇飛狐

漢代郡廣昌縣有飛狐口隋改廣昌

為飛狐縣屬易

州唐屬蔚州

乙卯陷定州殺刺史孫彥高及吏民數

千人

考異曰朝野僉載曰文昌左丞孫彥高無它識用性惟頑愚出為定州刺史歲餘默啜賊至圍其

郭郭部彥高却環宅門不敢詣聽事文接須微發者於小
牕內接入通判仍簡郭下精健自援其家賊既棄城四
面並入彥高乃謂奴曰牢關門戶莫與鑰匙其愚怯也
皆此類俄而陷洺刺史之宅先殲焉又曰彥高被突厥
圍城數重彥高乃入匿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恐不至此今不取

九月甲子

以夏官尚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改默啜為斬

默啜使問知微招諭趙州知微與虜連手蹋萬歲樂

於城下將軍陳令英在城上謂曰尚書位任非輕乃為

虜蹋歌獨無慙乎

為于偽蹋歌者連手而歌蹋地知以為節萬歲樂歌曲之名樂音洛知

微微吟曰不得已萬歲樂戊辰默啜圍趙州長史唐般

若翻城應之

長知兩翻般北未翻若人者翻

刺史高叡與妻秦氏仰藥

詐死虜輿之詣默啜默啜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

則拜官不降則死

降戶江翻

叡顧其妻妻曰酹報國恩正在

今日遂俱閉目不言經再宿虜知不可屈乃殺之虜退

唐般若族誅贈叡冬官尚書謚曰節叡頰之孫也

冬官工部

尚展羊翻謚神至
翻高頴隋初佐命

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

之壬申立廬陵王哲為皇太子復名顯

嗣祥吏翻復扶
又翻又音如字

赦天下甲戌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

行軍元
帥起於

周隋至唐唯親王及太子為元帥帥所類翻

考異曰

實錄云丙子據唐歷甲戌皇太子顯充河北道行軍大

元帥狄梁公傳亦云皇太子為元帥以公為副是

先是募人

月餘不滿千人

先悉
為翻

及聞太子為元帥應募者雲集未

幾數盈五萬

幾居
宜翻

戊寅以狄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副元

帥右丞宋元爽為長史右臺中丞崔獻為司馬左臺中

丞吉頊為監軍使

后分御史臺為左右肅政臺各置中丞侍御史等官頊吁王翻監古衙翻

使疏吏翻

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太后親送之藍田

令薛訥仁貴之子也

藍田畿縣屬雍州薛仁貴使將也事太宗高宗

太后擢為

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將行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

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

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

朝直通翻考異曰實錄辛

己皇太子朝見或作廟見蓋睿宗為皇嗣時止於宮中朝謁不出外朝今及善始請太子與群臣俱於外庭朝

謁以天官侍郎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

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

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

天官吏部相悉亮翻處昌呂翻

摸音莫

癸未突厥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萬餘

人自五回道去

厥九勿翻啜叱列翻水經注代郡廣昌縣東南有大嶺世謂之廣昌嶺嶺高四

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回方得達其上嶺故嶺有五回之名時屬易州易縣界至開元二十三年分易縣置五回縣於五回山下所過殺掠不可勝紀沙吒忠義等但引兵躡

之不敢逼

勝音升吒初加翻躡泥軌翻考異曰舊突厥傳云默啜盡寇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

統紀云河北積年豐熟人畜被野斬啖虜趙定恒易等州財帛億萬子女羊馬而去何胡諸州怖其兵威不敢

連驅令
從實錄

狄仁傑將兵十萬追之無所及

將即亮翻
又音如字

默啜

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部落皆附之甚有

輕中國之心 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內王武懿宗

九江王武攸歸領之 癸卯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

大使時北人為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

傑上疏以為朝廷議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

其迹雖不同心則無別

使疏吏翻上時
掌翻別彼列翻

誠以山東近緣

軍機調發傷重

謂徒
吊翻

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

漁

重以直
用翻

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

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

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也

樂音洛行
下孟翻

又諸城入偽

偽入

謂降賊者

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憂濫賞亦恐非

辜

以攻取之賞賞將士則為濫賞
以從虜之罪罪士民則為非辜

以經與賊同是為惡

地至於汚辱妻子

汚烏
故翻

劫掠貨財兵士信知不仁簪笏

未能以免

簪笏謂士大夫
當官而行者也

乃是賊平之後為惡更深且

賊務招攜秋毫不犯

言除賊務在招撫攜
貳秋毫無所侵犯也

今之歸正即

是平人翻被破傷豈不悲痛

被皮義翻

夫人猶水也壅之則

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

塞悉則翻

豈有常性今負罪之

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

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起不足為憂

暫與暫同

中

土不安此為大事罪之則衆情恐懼怨之則反側自安

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于是撫慰

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

修郵驛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蔬

糲

郵音尤將即亮翻使疏吏翻疏麤也糲脫粟也一斛粟得六斗米為糲糲郎葛翻

禁其下無

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以夏官侍郎姚元

崇祕書少監李嶠並同平章事突厥默啜離趙州離力

智乃縱閭知微使還太后命磔于天津橋南磔陟格翻張也開也

使百官共射之既乃乃其肉射而亦翻下既射同乃古瓦翻剔人肉至骨也剉

其骨夷其三族疎親有先未相識而同死者考異曰朔野僉載

云則天磔知微於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內王懿宗去七步射一發皆不中怯懦如此知微身上箭如蝟毛到其骨肉夷其九族小兒年七八歲姬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擲餅果與者仍相爭奪以為戲笑監刑御史不忍害奏

捨之今從實錄

褒公段瓚志玄之子也

段志玄從起晉陽征戎有功瓚識早翻

先

沒於突厥突厥在趙州瓚邀楊齊莊與之俱逃齊莊畏

懦不敢發

懦乃臥翻又奴亂翻

瓚先歸太后賞之齊莊尋至救河

內王武懿宗鞠之懿宗以為齊莊意懷猶豫遂與閭知

微同誅既射之如蝟氣磔磔未死

磔余怖翻

乃決其腹割心

投於地猶赳赳然躍不止

赳起速翻

擢田歸道為夏官侍郎

甚見親委 蜀州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

蜀州漢江源武陽之

地李雄置江源郡晉為晉原縣隋廢郡以縣屬益州垂拱二年分置蜀州

路險遠死亡者多

蜀州刺史張東之上言以為姚州本哀牢之國

哀牢夷見四十

五卷漢明帝

永平十二年荒外絕域山高水深國家開以為州

武德四年

以漢益州郡之雲南縣地置姚州以地人多姓姚故也舊志至京師四千里麟德元年移治弄棟川未

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

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

竊為于偽翻

請廢姚州

以隸雋州歲時朝覲同之蕃國

雋音髓朝直遙翻

瀘南諸鎮亦

皆廢省於瀘北置關

瀘音盧

百姓非奉使無得交通往來

使疏疏奏不納

吏翻

二年正月丁卯朔告朔於通天宮

告古沃翻
又如字

壬戌以皇

嗣為相王領太子右衛率

初息亮翻
率所律翻

甲子置控鶴監丞

主簿等官

先已置控鶴
監今方備官

率皆嬖寵之人

嬖卑義翻
又博計翻

頗用才

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衛卿張易之為控鶴監銀青光

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項殿中監田歸道夏官侍郎

李迥秀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臨汾負半千

臨汾縣帶
晉州太平

陽縣隋更名半千本彭城劉氏十世祖之事宋及

皆為

齊受禪奔魏以忠烈自比五負因自姓負負音云

控鶴監內供奉稷元起之從子也

薛元起事高
宗從才用翻半千以古

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士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

上時掌翻

件五故翻

左遷水部郎中

臘月戊子以左臺中丞吉頊為天

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為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文

昌左丞宗楚客與弟司農卿晉卿坐賄滿萬餘緡及第

舍過度楚客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峰州

峰州漢交趾處冷縣地吳置新興郡

晉改新昌郡齊置興州隋初改華州十八年改峰州大業廢州併入交趾為嘉寧縣唐武德四年復置峰州舊志播州去京師四千四百五十里東都四千九百六十里峰州至京師七千七百里太平公主觀其

第歎曰見其居處

處昌呂翻

吾輩乃虛生耳

辛卯賜太子姓

武氏赦天下 太后生重眉成八字

重直龍翻

百官皆賀

河南北置武騎團以備突厥

騎奇寄翻

春一月庚申夏官

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攸寧罷為冬官尚書 二月

己丑太后幸嵩山過緱氏謁升仙太子廟

緱氏縣屬洛州升仙太子

周王子晉也世傳晉升仙後桓良遇之於嵩山曰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頂舉手謝時人而去後人因為立祠后加號升仙太子杜祐曰緱氏縣古滑國緱工度翻

壬辰太后不豫遣

給事中藥城閻朝隱禱少室山朝隱自為犧牲

朝直沐遙翻

浴伏俎上請代太后命太后疾小愈厚賞之丁酉自緱

氏還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

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

面贊婆常居東邊為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

長

長知兩翻

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詐云

出畋集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遣使召欽陵兄

弟欽陵等舉兵不受命贊普將兵討之欽陵兵潰自殺

夏四月贊婆帥所部千餘人來降

使疏吏翻將即亮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考異曰實錄贊婆及其兄弟莽布支等來降以莽布支為左羽林衛負外大將軍封安國公按贊婆弟名悉

多子數論明年吐蕃將葬布支寇涼州
與唐休環戰未詳實錄所云今刪去

太后命左武衛

鎧曹參軍郭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將騎迎之

夫蒙姓也姓譜夫蒙羌複姓
後素有建威將軍夫蒙大元

以贊婆為特進歸德王欽

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帳來降拜左玉鈐衛將

軍酒泉郡公 壬辰以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充天兵

軍大總管以備突厥婁師德為天兵軍副大總管仍充

隴右諸軍大使專掌懷撫吐蕃降者 太后春秋高慮

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

與武攸暨等為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于史

館 秋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

望 守式又翻 會工外翻 丙辰吐谷渾部落一千四百帳內附 吐從

賊入聲 谷音浴 八月癸巳突騎施烏質勒遣其子遮弩入見

西突厥既敗突騎施始盛突騎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隸斛瑟羅下號莫賀達干後斛瑟羅入朝其

地為烏質勒所併騎 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撫烏質勒 奇寄翻見賢遍翻

及十姓部落 解戶 買翻 制州縣長吏非奉有勅旨毋得擅

立碑 長知 兩翻 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

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

復扶又翻

及善

屢奏以為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既年高不宜更

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

閣謂省閣也

及善因稱病謁假月

餘

假古訝翻

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

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

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太后不

許庚子以及善為文昌左相太子宮尹豆盧欽望為文

昌右相仍並同鳳閣鸞臺三品

相悉亮翻下同曰新紀表及善同平章

考異

事今從實錄朝野僉載曰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為內史時人號為鵠集鳳池俄遷文昌右相無它政但

不許令史奴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捨時人號驢臺
驅驢宰相此蓋張文成惡及善毀之耳今從實錄驢臺

侍郎同平章事楊再思罷為左臺大夫

即左御史大夫

丁未相

王蕙檢校安北大都護以天官侍郎陸元方為鸞臺侍

郎同平章事

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婁師德薨

使疏吏翻

師

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

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

輕師德數擠之於外

沈持林翻數所角翻擠子西翻又子細翻

太后覺之嘗

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

將即亮翻下同

賢

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戊申以武三思為內史 九月乙亥

太后幸福昌

福昌縣屬東都本宜陽縣武德二年更名因隋福昌宮以名縣也

戊寅還

神都 庚子邢貞公王及善薨 河溢漂濟源百姓廬

舍千餘家

濟源本春秋時原邑漢屬河東垣縣界隋開皇十六年置濟源縣屬懷州濟子禮翻

冬十月丁亥論贊婆至都太后寵待賞賜甚厚以為右

衛大將軍使將其衆守洪源谷

洪源谷在涼州昌松縣界使將即亮翻

太子相王諸子復出閣

相王諸子幽宮中見二百四卷天授二年復扶又翻下不復同

太后自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為成

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

嵩

郊丘祭園丘於南郊也享萬象神宮及享通天宮皆明堂也垂拱四年拜洛萬歲通天元年封嵩山

取

弘文國子生為齋郎

齋郎者執豆蓬奉樽彝壺洗以供祭祀之事

因得選補

由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廢而卿時酷吏

所誣陷者其親友流離未獲原宥鳳閣舍人韋嗣立上

疏

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以為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

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它岐仕進又自

揚豫以來

謂徐敬業起兵於揚州越王貞起兵於豫州也

制獄漸繁酷吏乘間

專欲殺人以求進

間古覓翻

賴陛下聖明周丘王來相繼誅

殛

天授二年周興流死丘神勣誅延載元年王宏義誅神功元年來俊臣誅

朝野慶泰若再

覩陽和

朝直遙翻

至如仁傑元忠往遭案鞫亦皆自誣非陛下

下明察則以為菹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良輔何

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

甄稽延翻

臣恐鼎之

負冤得罪者甚衆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廣

雷雨之施

施式志翻

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

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知昔之枉濫非

陛下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

從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

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乃為之漸寬

為于偽翻承慶為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萊蕪令

萊蕪

縣漢屬泰山郡晉廢後魏於古城置瀛縣唐貞觀
初廢入博城縣后復於廢瀛縣置燕薊縣屬兗州 太后

召謂曰卿父嘗言臣有兩兒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誠
如父言朕今以卿代兄更不用它人即日拜鳳閣舍人

是歲突厥默啜立其弟吐悉匐為左廂察

吐當沒翻
匐蒲北翻

下骨篤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匐

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餘

人又號為拓西可汗

處木昆十姓西突厥
所部也故號拓西

久視元年

是年五月
始改元

正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為特進

太子少保

考異曰新紀表皆云戊午貶吉頊為瑛川尉壬申三思罷中間未嘗復入相明年十一

月壬申又云三思罷日及官皆同蓋誤重複耳今從實錄

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頊

貶安固尉

考異曰實錄但云生事貶流食載新書皆云貶瑛川尉今從御史臺記

太后以

頊有幹略故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

后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偃僂

偃於庾翻僂力主翻

頊視懿宗

聲氣陵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我諸武況

異時詎可倚邪它日頊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

所言朕既聞之

既於據翻

無多言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

無能調馭者朕為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
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撻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撻
撻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
卿豈足污朕七首邪

撻側瓜翻斷音
短汚烏故翻

項惶懼流汗拜伏

求生乃止諸武怨其附太子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

貶辭曰得召見

見賢通翻
下再見同

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

離力

智翻永無再見之期願陳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項曰合

水土為泥有爭乎

合音
闕

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

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項顙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

則天下安

分扶問翻

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

之使它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

如是不可何如

觀太后使二子與諸武立誓則誠知勢有所必至而出此下策耳

臘

月辛巳立故太孫重潤為邵王其弟重茂為北海王

太后問鸞臺侍郎陸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

大事不敢以不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由是忤旨

忤五

故翻 庚寅罷為司禮卿

光宅改太常卿為司禮卿

元方為人清謹再為

宰相太后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封以進未嘗漏露
臨終悉取奏藁焚之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
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羅為平西軍大總管
鎮碎葉 丁酉以狄仁傑為內史 庚子以文昌左丞

韋巨源為納言

考異曰新紀表庚子文昌左相韋巨源為納言十月丁巳罷先時不言巨源

為左相舊紀傳皆無之蓋左丞誤為左相耳

乙巳太后幸嵩山春一月丁

卯幸汝州之溫湯戊寅還神都作三陽宮於告成之石

淙

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萬歲登封元年改東都陽城縣曰告成以祀神嶽告成也淙藏宗翻又士江

翻

二月乙未同鳳閣鸞臺三品豆盧欽望罷為太子

賓客 三月以吐谷渾青海王宣超為烏地也拔勤忠

可汗

宣超諾曷鉢之孫也

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

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于馬前曰

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

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

乘所宜臨也

請之穴翻乘繩證翻

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

之氣 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太后使洪州僧胡超

合長生藥

合音

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

癸丑
留翻

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輪大聖之號

去
羌

呂
翻六月改控鶴為奉宸府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太后

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秘書監昌宗飲博嘲

謔

嘲涉交翻
謔訖卻翻

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

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

三教儒
釋道

武三思奏昌宗

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

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

宗衣於
既翻

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為

奉宸內供奉

少詩照翻

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

之昌宗足矣近聞右監門衛長史侯祥等

唐諸衛府各有長史從六

品上各掌判其府諸曹之事監古銜翻

明自媒銜

銜焚絹翻

醜慢不耻求為奉

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

太后勞之曰

勞力到翻

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之

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

屬之

欲嘗早朝

朝直遙翻下同

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邀其

馬而賂之

選須絹翻

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

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我亦

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

人悉留注官

素山客翻

錫文瓘之兄子也

張文瓘見二百一卷高宗乾封二年

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絹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

鵠入烏羣所向披靡

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梁色角翻陳讀曰陣披普彼翻

黃麋之

戰張玄遇麻仁節皆為所縞

事見上卷萬歲通天元

又有駱務整

者亦為契丹將屢敗唐兵

敗補邁翻

及孫萬榮死二人皆來

降

降戶江翻

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並

驍勇絕倫

驍堅
克翻

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

以德皆為我用矣奏請赦之所親皆止之仁傑曰苟利
於國豈為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
楷固為左鈐衛將軍務整為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擊
契丹餘黨悉平之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

謹案卷二百五第一頁後七行釋名曰齊魯謂四齒杷為攬刊本釋名上行爾雅二字今刪

第六頁後一行吐蕃党項部落刊本項訛項今改
第七頁後一行以五聲聽獄訟刊本聲訛聽據周禮改

第十二頁後六行吐從瞰入聲刊本瞰訛瞰今改
第十九頁後一行而附于突厥刊本附訛付據唐書契丹傳改

第三十四頁前一行號奚縣地刊本號訛僂據漢書地理志注改

第三十六頁前六行公廨與造刊本造訛善據六典改

卷二百六第十頁前四行掌苑園池之事刊本園池訛縣地據六典改

第十一頁後三行朝野僉載刊本朝訛新據本書注改

第二十一頁後五行至東都三千三百里刊本脫
都字據舊唐書地理志增

第二十三頁後五行舍人通事兼謁者之任刊本
任訛在據六典改

第三十頁後七行去京師四千四百五十里刊本
四百五十訛五百三十據舊唐書地理志改

第三十六頁前一行唐貞觀初廢入博城縣刊本
博訛傳據新舊唐書地理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鄧肇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二十三

起上章困敦七月盡旃蒙
大荒落正月凡四年有奇

則天順聖皇后下

久視元年秋七月獻俘於含樞殿

李楷固獻契丹之俘
也含樞殿蓋在三陽

宮太后以楷固為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

鈐其庶翻
因肩翻

賜姓武氏召公卿合宴

召公卿謂將
帥合宴也

舉觴屬仁傑曰

屬

欲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

將帥

上即亮翻
下所類類

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閏月戊寅車駕還

宮

自三陽宮
還洛陽宮

己丑以天官侍郎張錫為鳳閣侍郎同

平章事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李嶠罷為成均祭酒錫嶠

之舅也故罷嶠政事

丁酉吐蕃將鞠珣布支寇涼州

圍昌松

吐從職入聲將即亮翻昌松縣即
漢武威郡蒼松縣呂光改為昌松

隴右諸軍大

使唐休璟與戰於洪源谷

使疏吏翻
璟居永翻

鞠珣布支兵甲鮮

華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

諸論死見上
卷聖歷二年

鞠珣布支新

為將不習軍事望之雖如精銳實易與耳請為諸君破

之乃被甲先陷陳

易以豉翻為子偽翻被皮義翻陳讀曰陣

六戰皆捷吐蕃

大奔斬首二千五百級獲二裨將而還

還音旋又如字

司府

少卿楊元亨

光宅元年改太府寺為司府寺

尚食奉御楊元禧皆弘武

之子也

楊弘武見二百一卷高宗乾封二年

元禧嘗忤張易之

忤五故翻

易之

言於太后元禧楊素之族素父子隋之逆臣子孫不應

供奉太后從之壬寅制楊素及其兄弟子孫皆不得任

京官左遷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貝州刺史

馬何羅為逆於漢武之時

而馬援貴顯於東都再造之日沈充失身於王敦而沈
勁盡節於司馬惡惡止其身追罪異代之臣而併弃其
子孫此蓋出於一時之愛憎姑以是說而藉口耳睦州
京師東南三十六百五十九里至東都二千八百二十
一里貝州京師東北一千七百八
十二里至東都九百九十三里
庚戌以魏元忠為

隴右諸軍大使擊吐蕃 庚申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

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

尼女夷翻

狄仁傑上疏諫其略曰

今之伽藍

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伽藍佛寺也梵語云僧伽藍摩僧伽藍摩猶中華言衆園也伽求加

翻制過宮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

不損百姓將何以求又曰游僧皆託佛法誑誤生人

誑戶

翻 卦里陌動有經坊闌闌亦立精舍

崔豹古今注闌市垣闌市門闌戶闌翻闌

翻 戶對

化誘所急切於官徵

誘音酉

法事所須嚴於制敕又

曰梁武簡文捨施無限

施式政翻

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烟

用太

宗詔
中語

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

刹初銛翻

緇衣蔽路豈有勤

王之師又曰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

覆以百層

覆數又翻

尚憂未遍自餘廊宇不得全無如來設

教以慈悲為主

釋氏謂佛為如來

豈欲勞人以存虛飾又曰比

來水旱不節

比毗翻

當今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

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

難乃旦翻

太后曰公教朕為善何得

相違遂罷其後

阿悉吉薄露叛

阿悉吉即西突厥弩失畢五俟斤之阿悉

結也薄露其名

遣左金吾將軍田揚名殿中侍御史封思業討

之軍至碎葉薄露夜於城傍剽掠而去思業將騎追之

反為所敗

剽匹妙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敗補邁翻

揚名引西突厥斛瑟羅

之衆攻其城旬餘不克九月薄露詐降思業誘而斬之

降戶江翻誘音酉

遂俘其衆

太后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

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

呼好

到翻爭讀曰諍

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吹仁傑

巾墜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而繫之

鞚苦

貢翻

仁傑屢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

賢見

遍翻

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

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公辛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

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

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

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

將即

亮翻相

仁傑對曰文學縕籍

縕於問翻籍慈夜翻

則蘇味道李嶠

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

犖呂角翻

則有荊州長史張東

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東之為洛州司馬

自大州長

史進神州司馬故曰擢

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東之尚未用也

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

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

辛子恤翻

仁傑又嘗薦夏官侍

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

十人

監古銜翻武德三年以并州之太谷祁縣置太州六年州廢當是此時復置也

考異曰梁公傳云

張東之桓彥範敬暉崔玄暉袁恕己皆公所薦公嘗退食之後謂五公曰所恨衰老身先朝露不得見五公盛事冀各保愛願盡本心五公心知目擊懸悟公意公寢疾五公候問偶對終日竟無一言少頃流涕及枕但相視而已五公退出遽不測其由袁恕己曰豈不氣力轉羸須問家事乎張東之曰未聞大賢廢國謀家者也斯須命張東之袁恕己桓彥範三公入餘二公立於門外曰向者無言蓋以二公之故此二公能斷而不能密若先與議之事必外泄一泄之後則國異而家亡也至是時或不與共之事亦不就梁王三思掌權可先取而後行也不然則必反生大禍狄公沒後經歲餘五公潛會於幽閒之處叙公當時之言重結盟約徹饌之後相顧欲言未至其時恐負前諾欲言又止前後數四桓彥範乃叙其言言猶未畢聞戶牖之外聲若雷霆須臾風雨咫尺莫辨所坐牀褥悉擲于階下五公戰懼不知所據乃相謂曰此是狄公忠烈之至假此靈變以驚衆心不

欲吾輩先論此事未至其時不可復言也斯須天清日
明不異於初易之等既誅袁謂張公曰皆有遺言使先
收三思豈可捨諸張公曰但大事畢功此是机上之物
豈有逃乎後梁王交通於內五公果為所譖俱遭流竄
所期興廢年月遺約軌模少無異也按東之等五人偶
同時在位協力立功仁傑豈能預知其事舉此五人專
欲使之輔立去邪且易之等若有可誅之便太子有
可立之勢仁傑身為宰相豈待五年之後須東之等然
後發邪此蓋作傳者因五人建興復之功附會其事云
皆仁傑所舉受教於仁傑耳其言誦怪無稽今所不取
舊傳惟著舉東之彥範暉三人姓名今從之

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

李悉在公門矣

程大昌演繁露趙簡子謂陽虎曰惟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矣夫植桃李

者夏得休息秋得其食植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得者蒺藜也今世通以所薦士為桃李

者說皆此本

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為于偽翻下為之同

初仁傑

為魏州刺史

見二百五卷萬歲通天元年

有惠政百姓為之立生祠

後其子景暉為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為人患人遂毀其

像焉

史言狄仁傑盡忠所以勸天下之為人臣言其以景暉貪暴而毀祠所以戒天下之為人子

冬十月辛亥以魏元忠為蕭關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蕭關

在原州平高縣界貞觀六年以突厥降戶置緣州治平高之他樓城高宗置他樓縣神龍元年省更置蕭關縣

厥九勿翻

甲寅制復以正月為十一月一月為正月

以十一月

為正月事見二百四卷天授元年以一月為正月用夏正建寅也復扶又翻

赦天下丁巳

納言韋巨源罷以文昌右丞韋安石為鸞臺侍郎同平

章事

納言侍中文昌左丞尚書右丞鸞臺門下

安石津之孫也

韋津次隋事見一百八十

五卷高祖武德元年

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

數所角翻折之舌翻

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

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

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

賈音古勞力到翻

同列皆歎服

考異曰舊傳曰時鳳閣侍郎陸元方在座退而告人曰此乃真宰相非吾屬所及

也按新紀元方已罷相今不取

丁卯太后幸新安壬申還宮

還從宣翻入音

如字

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去

九厥

勿翻

時屠禁尚未解

禁屠見二百五卷長壽元年

鳳閣舍人全節崔

融上言

鳳閣中書全節縣屬齊州漢晉之東平陵縣地後魏曰平陵屬濟南郡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

平陵人不從更名全節上時掌翻

以為割烹犧牲弋獵禽獸聖人著之

典禮不可廢闕入江南食魚河西食肉一日不可無富

者未革貧者難堪况貧賤之人仰屠為生日戮一人終

不能絕但資恐喝

喝呼葛翻

徒長姦欺

長知兩翻

為政者苟順月

令合禮經自然物遂其生人得其性矣戊午復開屠禁

復扶又翻
又音如字

祠祭用牲牢如故

長安元年

是年十月始改元長安

春正月丁丑以成州言佛迹見

見賢
遍翻 改元大足

自此以後是大足元年考異曰朝野僉載云司刑寺囚三百餘人秋分後無計

可作乃於園獄外羅牆角邊作聖人迹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大叫內使推問云昨夜有一聖人見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怕懼天子萬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之見有偽跡即大赦天下改為大足元年識者相謂曰武家理天下足也

二月己酉以鸞

臺侍郎柏人李懷遠同平章事

鸞臺門下柏人縣自漢以來屬鉅鹿郡鉅鹿唐

邢州天寶改
曰堯山縣

三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張錫坐知選

漏泄禁中語賊滿數萬當斬臨刑釋之流循州

舊志循州至東

都四千八百里選須絹翻時蘇味道亦坐事與錫俱下司刑獄

下選嫁翻

錫乘馬意氣自若舍于三品院

先是制獄既繫司刑寺別置三品院以處三品

以上官之下獄者

帷屏食飲無異平居味道步至繫所席地而

臥蔬食而已太后聞之赦味道復其位是月大雪蘇

味道以為瑞帥百官入賀

帥讀日率

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

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

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

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

為于偽翻下同 考異曰統紀在延載元年食載在久視二

年統紀云左拾遺食載云侍御史御史臺記云殿中侍

御史統紀云味道無以對舊傳云求禮止之味

道不從今年從食載官從臺記事則參取諸書時又有

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復扶求禮賜言曰孔安國曰大

賜于凡物反常皆為妖妖於此鼎足非其人三公鼎政

章翻

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為之愀然愀七夏五月乙亥太

后幸三陽宮以魏元忠為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

突厥天官侍郎鹽官顧琮同平章事鹽官縣漢屬吳郡吳屬嘉興置

海昌都尉梁陳屬錢塘郡
隋屬餘杭郡唐屬杭州

六月庚申以夏官尚書李

迴秀同平章事迴秀性至孝其母本微賤妻崔氏常叱

媵婢母聞之不悅迴秀即時出之

迴戶頃翻
媵以證翻

或曰賢室

雖不避嫌疑然過非七出

律妻犯七出者弃之一無子
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

五竊盜六妬
忌七惡疾

何遽如是迴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

忤顏色

養余亮翻
忤五故翻

安敢留也竟出之

秋七月甲戌太

后還宮

甲申李懷遠罷為秋官尚書

八月突厥默

吸寇邊命安北大都護相王為天兵道元帥

相悉亮翻
帥所類翻

統諸軍擊之未行而虜退 丙寅武邑人蘇安恒上疏

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

先聖謂大帝嗣子謂皇嗣相王

恒戶登翻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下同推吐雷翻

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

舜褰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祇族親旦與成王不離

叔父

史記舜黃帝之八代孫禹黃帝之玄孫故云族親周公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旦其名也離力智翻

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

春秋旣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旣

尊寶位將倦機務煩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

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

內建昌諸王

武三思封梁王攸暨封定王懿宗封河內王攸寧封建昌王

承陛下之

蔭覆

覆敷又翻

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

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

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

傳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為美矣

屏畢

鄂翻疏奏太后召見

見賢遍翻

賜食慰諭而遣之

太后春秋

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潤與其妹永泰郡主

主婚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

重直龍翻

易之訴於太后九月

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

考異曰重潤傳云重潤為人所構與其妹永泰郡主婚武延

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

入宮中則天令杖殺今從實錄

延基承嗣之子也

承嗣太后

之姪

丙申以相王知左右羽林衛大將軍事

冬十月

壬寅太后西入闕辛酉至京師赦天下改元

改元長安

十

一月戊寅改含元宮為大明宮

長安東內本曰大明宮高宗龍朔三年曰蓬萊

宮咸亨元年曰含元宮今復舊名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暉

安平縣漢屬涿郡後

漢屬安平國後魏屬博陵郡唐屬定州

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

惡烏路翻

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自卿改官以來聞令

史設齋自慶

唐吏部四司今史八十人

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

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復扶又翻又如字

仍賜綵七十段

唐制凡賜十段

其率絹三疋布三端綿四屯若雜綵十段則然布二疋紬二疋綾二疋縵四疋

以主客郎中

郭元振為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

唐主客郎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聘之

事屬禮部使疏吏翻

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

先悉薦翻

突厥

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口置

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

杜佑曰白亭守捉在涼州城西北五百里磧七迹翻

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

復扶又翻

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

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

收率者收民而率其耕

一

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於撫御在涼州

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

夏戶雅翻被皮義翻

路不拾

遺

二年春正月乙酉初設武舉

武舉之制有長塼馬射步射平射筒射馬槍翹關員

重身材之選唐六典曰武舉以七等問其人一日射長塼試射長塼三十發不出第三院為第八中院為上入

次院為次上入外院為次二曰騎射發而並中為上或中或不中為次上摠不中為次三曰馬槍三板四板為上二板為次上一板反不中為次四曰步射射少人中者為次上雖中而不法雖法而不中者為次五曰材貌以身長六尺已上者為次上已下為次六曰言語有神采堪統領者為次上無者為次七曰舉重謂翹關率以五次上為第皆試其高第以名聞

突厥寇鹽夏二州三月庚寅突厥

破石嶺

忻州定襄縣有石嶺閼杜佑曰定襄縣本漢陽曲縣有石嶺閼甚險固漢定襄郡在今馬邑郡

地

寇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攝右臺大夫充山東防

禦軍大使滄瀛幽易恒定等州諸軍皆受季昶節度

使疏

吏翻恒

戶登翻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張仁愿專知幽平媯檀防

禦

為翻 仍居

仍與季昶相知以拒突厥 五月壬申蘇安恒

復上疏曰

又翻 復扶

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

高祖 神堯

皇帝太宗 文武皇帝

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

迴

謂召廬陵王自房陵回復為太子

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

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

墳陵

高宗稱天 皇大帝

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

魏田

豫告老曰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此舉人也

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

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

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

言不顧其死而上疏欲以安國也乘繩證翻

太后亦不之臯 乙未以相王為并州牧充安北道行

軍元帥

帥所類翻

以魏元忠為之副

六月壬戌召神都留

守韋巨源請京師以副留守李嶠代之

守手又翻

秋七月

甲午突厥寇代州

司僕卿張昌宗

光宅元年改太僕寺為司僕寺

兄

弟貴盛執傾朝野

朝直遙翻

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

上表請封昌宗為王制不許壬戌又請乃賜爵鄴國公

敕自今有告言揚州及豫博餘黨

揚州事見二百三卷先宅元年豫博

事見二百四
卷垂拱四年
一無所問
內外官司無得為理
為于偽翻
九

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神都見其既
壬申突

厥寇忻州
己卯吐蕃遣其臣論彌薩來求和
薩桑葛翻

庚辰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大谷道大摠管洛州長史

敬暉為副辛巳又以相王旦為并州道元帥三思與武

攸宜魏元忠為之副姚元崇為長史司禮少卿鄭杲為

司馬
欲以擊突厥
然竟不行
癸未宴論彌薩於麟德殿
麟德

殿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殿西重廊之
後即翰林院是殿有三面亦曰三殿
時涼州都督唐

休璟入朝亦預宴

璟居永朝直遥翻

彌薩屢窺之太后問其故

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太后擢休

璟為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

龍朔改左右威衛曰左右武威衛

休璟

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

能記之

碣石在遼西四鎮在西域此言唐之西北二邊其山川要害休璟皆能記之也碣其謁翻亘古

鄧翻冬十月甲辰天官侍郎同平章事顧琮夢 戊申

吐蕃贊普將萬餘人寇茂州

精即亮翻

都督陳大慈與之四

戰皆破之斬首千餘級 十一月辛未監察御史魏靖

上疏以為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法

監古銜翻
上時掌翻

疏所去翻
處昌呂翻

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

命監察御史蘇頲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者甚衆

考異曰松憲雜錄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
二丞相子皆童年迎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
曰爾宜意所通書可為奏吾者言之頲應曰未從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亡其名亦進曰新朝涉之脛剖賢
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按頲此年己為御史
瓌為相時頲為中書舍人父子同掌樞密非童年也今
不頲夔之曾孫也

頲宅鼎翻蘇夔威之
子隋開皇初議樂

戊子太后祀

南郊赦天下 十二月甲午以魏元忠為安東道安撫

大使

使疏吏
翻下同

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檢校幽州都督右

羽林衛將軍薛訥左武衛將軍駱務整為之副 戊申

置北庭都護府於庭州

太宗平高昌于西州之北置
庭州即漢車師後主之地

侍

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病之間侍

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猗氏張

嘉貞有異才

魏收志廣平郡任縣有平鄉城隋置平鄉
縣治古鉅鹿城屬邢州猗氏縣古郇國自

漢以來屬
河東郡

循憲召見詢以事嘉貞為條析理分

隨條而
析之隨

理而分之
為于偽翻

莫不洗然

洗與酒同蘇蟹
翻洗然悚然也

循憲因請為奏皆

意所未及循憲還見太后

見賢通翻

太后善其奏循憲具言

嘉貞所為且請以己之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

進賢邪因召嘉貞入見內殿

見賢通翻

與語大悅即拜監察

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

唐司勳郎掌邦國官人之勳級屬吏部監古銜翻

賞其

得人也

三年春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吐蕃遣使獻

馬千匹金二千兩以求昏

使疏吏通下同

閏月丁丑命韋安

石留守神都

己卯改文昌臺為中臺

光宅元年改尚書省為文昌臺

以中臺左丞李嶠知納言事

新羅王金理洪卒

卒子恒翻

遣使立其弟崇基為王 六月辛酉突厥默啜遣其臣

莫賀干來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

妻七細翻

寧州大水溺

殺二千餘人

溺奴狄翻

秋七月癸卯以正諫大夫朱敬則

同平章事

考異曰新紀云壬寅唐歷云十四日癸卯今從之

戊申以相王旦

為雍州牧

相悉亮翻雍於用翻考異曰唐歷十八日丁未今從實錄

庚戌以夏

官尚書檢校涼州都督唐休璟同鳳閣鸞臺三品時突

騎施酋長烏質勒與西突厥諸部相攻

騎奇寄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考異曰武平一景龍文館

記作烏折勒今從新舊書

安西道絕太后命休璟與

諸宰相議其事頃之奏上

上時掌翻

太后即依其議施行後

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太后

謂休璟曰恨用卿晚謂諸宰相曰休璟練習邊事卿曹

十不當一時西突厥可汗斛瑟羅用刑殘酷諸部不服

烏質勒本隸斛瑟羅號莫賀達干能撫其衆諸部歸之

斛瑟羅不能制烏質勒置都督二十貳各將兵七千人

屯碎葉西北

將即亮翻

後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

部衆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

天授元年書斛瑟羅入居內地神功元年書來俊臣

誣陷斛瑟羅則其入朝必不在是年此因書烏質勒事叙其得國之由遂及斛瑟羅失國事耳朝直遥翻烏

質勒悉併其地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既 初左臺

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為洛州長史洛陽令張

昌儀恃諸兄之執每牙直上長史聽事

几牙參者立于庭下上時掌翻

聽讀曰廳

元忠到官叱下之

下遐嫁翻

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

杖殺之及為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為

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

朝臣無以易薛季昶

雍於用翻
朝直遙翻

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

朕欲別除一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

獨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

事

少詩
照翻

鄉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任繁劇

不若季昶彊幹習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

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

元忠自言朝廷乏
人已得承之備位

宰相被
皮義翻

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辜也

小人在
側斥張

易之
兄弟

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戢太平公

主之所愛也

司禮丞即太常丞載即淺翻

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

后一日晏駕為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戡私議云太后

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

言為久長之計

太后怒下元忠戡獄

下遐嫁翻

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

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

說讀日悅

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

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

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南和

宋璟

南和縣漢屬廣平國宋白曰水經云北有和成縣故此縣云南後周置南和郡隋廢郡為縣唐屬邢

州璟居
永翻

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

求苟免若獲臯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

力爭

言叩閤門而力爭也程大昌曰凡內殿便殿皆可謂之閤

與子同死努力為之

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

論語載孔子之言濟子禮翻

左史劉知幾曰無汚青史

為子孫累

幾居希翻汚烏故翻累力瑞翻

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

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

元忠為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

使速言

趣謂曰促

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

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

朝直逞翻

臣實不聞元

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

呼火故翻

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

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

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

忠初衣紫

衣於既翻太宗貞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

臣以郎官往賀元忠

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思

語牛倨翻勝音升

臣實言曰明公

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為臣至忠古今
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

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

三台為泰階北斗杓三星為玉衡宰相得人則玉衡正而

泰階平故謂宰相為台衡

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冤竄不敢

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

治直之翻

它日

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
鞠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
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辜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

恒戶

登翻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以為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為納諫之主暮

年以來人以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恟恟

下選
嫁翻

恟許
勇翻

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

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迂易之等意

箝其度
翻朝
直遙翻
迂五

故翻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

專恣刑賞失中

重以直
用翻

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它變爭鋒

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

朱雀門謂宮城南門
大明殿即含元殿

陛

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

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

救得免

先天元年方復置深州又分饒陽鹿城於古鄆城置陸澤縣史因魏知古貴顯於開元之時遂

以後來士斷書之卿苦么翻考異曰舊傳云易之欲遣刺客殺之若遣刺客必不遣人知敬則等安能保護

蓋欲白太

后殺之耳丁酉貶魏元忠為高要尉

高要縣漢屬蒼梧郡宋齊屬南海郡

陳置高要郡隋帶端州

戩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曰言於太后曰臣

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它日必有思臣之時太

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

終為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元忠去

矣殿中侍御史景城王駿

景城縣漢屬勃海郡後魏并入城平縣隋開皇十八年改

曰景城屬滄州駿私潤翻又音俊

復奏申理元忠

復扶又翻下子復同

宋璟謂之

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駿曰魏

公以忠獲罪駿為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

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

於郊外

唐制太子僕從四品下掌太子車輿乘騎儀仗之政令

易之詐為告密人

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

馬懷素鞠之

丹徒春秋時吳之朱方也漢為丹徒縣屬會稽郡吳為京口戍晉以下為南徐州隋

為延陵縣屬江都郡唐為丹徒縣帶潤州監古街翻

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略問速

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

使疏吏翻趣讀曰促

曰反狀昭然何

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鞠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

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

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為反臣實不敢昔樂布奏事彭

越頭下漢祖不以為辜

樂布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

況元忠之刑

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

操于高翻

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鞠臣不敢不

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

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太后嘗命朝貴宴

集

朝直遙翻

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

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

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柰

何卿五郎

考異曰新舊傳皆作鄭善果按善果乃璟是高祖時人新舊傳皆誤當從御史臺記

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

門生

家奴呼其主為郎
今俗猶謂之郎主

舉坐悚惕

坐祖臥翻

時自武三思以下皆

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

中竹仲翻

太后知之故得免

丁未以左武衛大將軍武攸

宜充西京留守

守式又翻

冬十月丙寅車駕發西京乙酉

至神都十一月突厥遣使謝許昏

使疏吏翻

丙寅宴於宿

羽臺

宿羽臺在東都宿羽宮中高宗調露元年所起

太子預焉宮尹崔神慶上

疏

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以為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為別敕徵

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國本古來徵

召皆用玉契

唐制百官有隨身魚符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皇太子以

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其位姓名

盛以魚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張鷟朝野僉載曰唐

以鯉魚為符遂為魚符至偽周武姓也此誠重慎之極

玄武龜也因改魚符為龜符為于偽翻

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使疏吏翻見賢遍直

有文符下宮曾不降敕處分下遐嫁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臣愚謂太

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望降墨敕及玉契太后甚然

之始安獠歐陽倩始安郡桂州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獠依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蠻

之荒忽無常者也以射生食動為活擁衆數萬攻陷州

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

有文武才

唐司封郎掌國之封爵屬吏部

制以懷古為桂州都督仍充

招慰討擊使

使疏吏翻

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

迎降

降戶江翻

且言為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

赴之

騎奇寄翻

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

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悉歸所掠

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

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嶺外

悉定

是歲分命使者以六條察州縣

使疏吏翻

吐蕃南

境諸部皆叛贊普器弩悉弄自將擊之卒於軍中

將即亮翻

卒子恤翻

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子弃隸蹈贊為贊普生

七年矣

史言諸論既成吐蕃國勢稍衰

四年春正月丙申冊拜右武衛將軍阿史那懷道為西

突厥十姓可汗懷道斛瑟羅之子也

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丁未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

萬安山在洛州壽安

縣西南四十里

二宮皆武三思建議為之請太后每歲臨幸功

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為左右近臣

多以順意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為戒

上時掌翻疏所去翻朝直

通翻忤

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傷陛下之仁陛下誠能

以勞人為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苦已而愛人

也不從藏用承慶之弟孫也

盧承慶見二百卷顯慶二年

壬子以

天官侍郎韋嗣立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天官吏部嗣祥吏翻

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李迥秀頗受賄賂監察御

史馬懷素劾奏之

夏官兵部鳳閣鸞臺中書門下迥戶頃翻監古銜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二月癸亥迥秀貶廬州刺史

隋改梁周之合州為廬州唐因之舊志廬州京師東

南二千三百八十七里至東都一千五百六十九里

壬申正諫大夫同平章事

朱敬則以老疾致仕敬則為相

相悉亮翻

以用人為先自餘

細務不之視

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三月已

丑李嶠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

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

多是貶累之人

比毗至翻累力瑞翻罪累也

風俗不澄寔由於此望

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

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

探吐南翻

得韋嗣立及御

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癸巳制各以本官檢校刺史

嗣立為汴州刺史

舊志汴州京師東一千三百五十里東都四百一里

其後政績

可稱者唯常州刺史薛謨光徐州刺史司馬鎰而已

戶鎰

萌翻又音皇常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四十三里至東都一千九百八十三里徐州京師東二千六百四十里東

都東一千二百五十七里

丁丑徙平恩王重福為譙王

重直龍翻

以

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

三品蘇味道謁歸葬其父制州縣供葬事

味道趙州樂城縣人

道因之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監察御史蕭至忠劾

奏之左遷坊州刺史

唐之先元皇帝周天和中為敷州刺史於中部縣置馬坊高祖武德

二年因分鄜州之中部鄜城置坊州

至忠引之玄孫也

蕭引見一百七十卷陳宣帝太建二

年監古街翻勅戶

夏四月壬戌同鳳閣鸞臺三品韋

安石知納言李嶠知內史事

太后幸興泰宮

太后

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於白司馬阪

復扶又翻洛城北邨山有白司馬阪

今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糜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為天

下編戶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

施

見賢遍翻下見在同散如字施式鼓翻

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

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

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

果報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宜

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減諸

相先悉薦翻
相息亮翻

崇無為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

以理為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為之罷役

為于偽翻

仍召見廷

珪見賢通翻

深賞慰之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

崇以母老固請歸侍六月辛酉以元崇行相王府長史

秩位並同三品 乙丑以天官侍郎崔玄暉同平章事

召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檢校汴州刺史韋嗣立赴興

泰宮 丁丑以李嶠同鳳閣鸞臺三品嶠自請解內史

壬午以相王府長史姚元崇兼知夏官尚書同鳳閣

鸞臺三品 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為內

史

守手
又翻

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

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

高麗再思欣然即翦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

唐十
部樂

有高麗伎舞者四人楊再思蓋傲之為此舞

舉坐大笑

坐徂臥翻

時人或譽張昌

宗之美

譽音余

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

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甲午太后還宮

乙

未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

儀皆坐贓下獄

下退嫁翻

命左右臺共鞠之丙申敕張易之

張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鞠辛丑司刑正賈敬言奏張

昌宗强市人田

光宅改大理正為司刑正從五品掌參議刑辟詳正科條之事

應徵銅

二十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彥範奏張

同休兄弟賊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

有功於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

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

合音

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

功太后悅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脚狐

賦以譏再思

言再思妖媚如狐持兩脚耳

再思出令言為長社令

丙午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有罪左遷原州都督

充靈武道行軍大摠管

癸丑張同休貶岐山丞

後魏分扶

風雍縣置平秦郡西魏改為岐山郡隋廢郡為縣屬岐州

張昌儀貶博望丞鸞臺侍

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舉奏張易之等

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唐休璟鞠之

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檢校揚州刺史

考異曰唐

歷云五日戊午今從實錄

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安東都護休璟

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

備之相王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

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

夏官即兵部也故云然相息亮

翻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辛酉改春官尚書餘如故

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

突厥默啜既和親戊寅始遣淮陽王武延秀還

武延秀被

拘見上卷
聖歷元年

九月壬子以姚元之充霸武道行軍大摠

管辛酉以元之為霸武道安撫大使

使疏吏翻

元之將行太

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

外司謂外朝諸司官

對曰張東之沈厚

有謀能斷大事

沈持林翻
斷丁亂翻

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

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張東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

十矣 乙亥以韋嗣立檢校魏州刺史餘如故 壬午

以懷州長史河南房融同平章事 太后命宰相各舉

堪為負外郎者韋嗣立薦廣武令岑義曰但恨其伯父

長倩為累

長倩死見二百四卷天授二年累力瑞翻下同

太后曰苟或有才此

何所累遂拜天官負外郎

唐六典曰周官太宰之屬官有上士蓋今負外郎之任也

宋百官階次有負外郎美遷為尚書郎隋文帝開皇六年尚書二十四曹各置負外郎一人品從第六謂曹郎本負之外復置郎也煬帝大業三年又廢二十四司負外郎每司減一負置承務郎一人同開皇負外郎之職曰選部承務郎唐尚書諸曹各置負外郎吏部置二人天官即吏部

由是諸緣坐者始得

進用 十一月丁亥以天官侍郎韋承慶為鳳閣侍郎

同平章事 癸卯成均祭酒同鳳閣鸞臺三品李嶠罷

為地官尚書 十二月甲寅敕大足已來新置官並停

丙辰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嗣立罷為成均祭酒檢

校魏州刺史如故以兄承慶入相故也

相息亮翻

太后寢

疾居長生院

長生院即長生殿明年五王誅二張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同此處也蓋唐寢殿皆

謂之長生殿此武后寢疾之長生殿洛陽宮寢殿也肅宗大漸越王係授甲長生殿長安大明宮之寢殿也白居易長恨歌所謂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華清宮之長生殿也

宰相不得見者

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間

間如字

崔玄暉奏言皇

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

相息亮翻

宮禁事重伏願不

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篤

恐禍及已引用黨援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及牒其

書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辛未許州人

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玄泰占相玄泰言昌宗有

天子相

相息亮翻

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

考異曰實錄云長安

四年秋元嗣告之太后令鳳閣侍郎韋承慶推鞠
按十一月丁亥承慶始為鳳閣侍郎今從唐歷

太后

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神慶

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

奏聞準法首原

法自首者原其罪承慶神慶欲準此條以脫昌宗之罪首式又翻

弘泰

妖言請收行法

妖於喬翻下同

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昌宗寵

榮如是復召術士占相

復扶又翻

志欲何求弘泰稱筮得純

乾天子之卦昌宗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

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

處昌呂翻

請收付獄

窮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儻不即收繫恐其搖

動衆心太后曰卿且停推

停其事且莫推究

俟更檢詳文狀璟

退左拾遺江都李邕進曰

江都縣帶揚州

向觀宋璟所奏志安

社稷非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敕璟揚州

推按又敕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賊污

屈九勿翻

又敕璟

副李嶠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

品高則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

不當出使

監古衙翻使疏吏翻

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

何也臣皆不敢奉制

考異曰御史臺記云易之昌宗冀璟使後當列狀誅璟按易之等

若果可以列狀誅璟則何必待其出使然後為之此蓋璟方奏請收禁昌宗故太后欲遣璟出以散其事耳璟

必欲收禁故辭不肯行太后自省理屈故不迫遣耳不然璟若無事不行太后豈不能以拒違制命罪之邪又云時璟家禮會易之等伺其夕以刺之有密告璟者乘庫車于它所而免按若實有其迹璟安得不自陳於太后若無其迹則人妄言耳今不取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以為昌宗無

功荷寵

荷下可翻

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

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弘泰往還使之求福禳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奸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為可刑況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

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為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

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

考竟其辜

三司謂尚書刑部大理寺御史臺也唐制大獄則召大三司考竟又詔中書門下同鞫之

疏奏不報崔玄暉亦屢以為言太后令法司議其辜玄

暉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

昇皮變翻處昌呂翻辟此亦翻

宋璟復奏

收昌宗下獄

復扶又翻下遐嫁翻

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

宗為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執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

首免

首式又翻

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溫言解之

璟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恩

分扶問翻

臣知言出禍從然

義激於心雖死不恨楊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

忤五

故翻

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

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

宗特敕赦之

使疏吏翻

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

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考異曰御史臺記唐歷舊傳並云收按

易之等按璟止鞠昌宗占相事耳無緣及易之今所不取舊張易之傳云宋璟請按易之則天陽許尋敕宋璟使幽州按都督屈突仲翔令司禮卿崔神慶希旨雪昌宗兄弟唐歷云桓彥範上疏不報璟登時出使按璟傳

云特敕原易之乃今詣璟謝則是昌宗敕免時璟在都
不出使也實錄云今韋承慶崔神慶與璟推鞠當足璟
執正其罪而神慶寬之耳非璟出使後神慶始
鞠之也舊宋璟易之傳自相違今從御史臺記
左臺中

丞桓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己共薦詹事司直陽嶠

為御史

光宅分御史左右臺各置大夫中丞侍御史東
光縣漢屬勃海郡唐屬滄州詹事司直正九品

上掌彈劾

宮僚糾舉職事

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

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

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

樂音洛為于偽翻長
知兩翻躁則到翻

乃擢為右

臺侍御史嶠休之之玄孫也

陽休之仕
高齊貴顯

先是李嶠崔玄

曄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陳之表䟽前後十上

先悉薦翻扇之欲翻劾戶
祭翻又戶得翻上時掌翻

太

后乃從之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上

諱顯高宗第七子也中更名哲已而復舊名景
雲元年謚孝和皇帝廟號中宗天寶八年追尊
大和大聖皇帝十三載追
尊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神龍元年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

考異曰新紀
長安五年正月

壬午大赦甲子太子監國改元按則天實錄神龍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元舊紀唐歷統紀會要皆同紀年通譜亦以神龍為武后年號中宗因之新紀誤也

自文明以來得罪者非楊豫

博三州及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太后疾甚麟臺監

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東之崔玄暉與

中臺右丞敬暉

光宅元年改尚書左右丞為文昌左右丞長安三年又改為中臺左右丞司

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東之謂右

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

祚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

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

處昌

呂翻分扶問翻

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

初東之與荆府長史閔鄉楊元琰相代

荆州都督府長史故曰荆府閔

鄉在漢弘農湖縣界隋分置縣屬洛州唐屬虢州二人相代當在久視元年閔音旻

同泛江至中

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為

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

日非輕授也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

魏晉

置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共平章尚書奏事其後用人或雜江左不重此官或省或置隋初省侍郎置常侍

從三品掌陪從朝直煬帝又省之武德初以為加官貞觀初置常侍二人屬門下省為職事官顯慶二年又置二員屬中書省始有左右之號並金蟬珥貂左常侍與侍中左貂右常侍與中書令右貂謂之八貂唐未嘗置散騎侍郎也據舊書湛時為右散騎常侍常從之散悉宜翻騎奇寄翻皆為左右羽林將

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為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

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

先悉薦翻後戶遘翻

時太子於北

門起居

洛陽宮北門亦曰玄武門不從端門入而從北門入問起居取便近也

彥範暉謁

見見賢通翻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東之玄暉彥範與左

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

門帥讀曰率遣多祚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唐東

宮內直局有內直郎二人從六品下掌符璽扇繖几案衣服之事安陽漢侯國屬魏郡其故城在湯陰曹魏時

廢安陽併入鄴後周移鄴置縣於安陽故城仍為鄴縣隋人改為安陽縣為魏州治所漢魏郡城在縣西北七

里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

橫遭幽廢橫戶孟翻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按光宅元年廢太子廬陵王至

是三十今天誘其衷誘音酉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

豎復李氏社稷

南牙謂宰相北門謂羽林諸將

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

副衆望

暫與同

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

驚惶

惶當剗翻

諸公更為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

狗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

考

異曰舊李湛傳曰湛與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詣東宮迎皇太子拒而不時出湛進啓曰逆豎反道亂常將國不軌宗社危敗實在須臾湛等諸將與南衙執事克期誅翦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悖亂誠合誅夷然聖躬不豫慮有驚動公等且止以俟後國湛曰諸將奔家族共宰相同心匡輔社稷殿下奈何欲陷之鼎鑊殿下速出自止遏太子乃上馬就路按劍于元中宗實錄唐厯統紀皆以此為王同皎之言而

舊傳以為李湛進說今從
實錄唐厯等參取舊傳

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

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

上時掌翻
從才用翻

太后在迎仙宮東

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

廡音武

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

環繞侍衛

環音宦

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

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

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旣誅

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

陛下今年齒已長

長知兩翻

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

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

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

李義府朋附武后高宗以

取相位

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為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

子不薄乃有今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它人皆

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

陛下之大德于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皆斬之與易之

昌宗梟首天津橋南

梟豎亮翻

是日袁恕已從相王統南牙兵

以備非常

相息亮翻

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

皆易之之黨也初昌儀新作第甚美逾於王主

王主謂儲王及

諸公主也

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絲能作幾日絡

言其且誅滅能作樂得幾

日也減去復書之

去羗呂翻復扶又翻

如是六七昌儀取筆注其下

曰一日亦足乃止甲辰制太子監國

監古銜翻

赦天下以表

恕已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齎璽書宣慰諸

州十道各遣一使使疏吏翻璽斯氏翻

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

即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為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相王加號安國相王拜太

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

族先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量叙官爵

量音良

丁未

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

宮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帥讀曰率上時掌翻

庚戌以張

柬之為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暉為內史袁

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敬暉桓彥範皆為納言並賜爵

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同皎為右千牛將軍琅

邪郡公李湛為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自餘官賞有差

考異曰中宗實錄初冬官侍郎朱敬則以張易之等
權寵日盛恐有異圖時敬暉為右羽林將軍敬則謂之
曰公若假皇太子之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之
力耳暉等竟用其策及易之昌宗伏誅暉遂矜功自恃
故賞不及於敬則俄出為鄭州刺史按敬則長安四年
以老罷知政事累轉冬官侍郎而則天實錄誅易之時
有庫部員外郎
朱敬則恐誤
張東之等之討張易之也殿中監田歸

道將千騎宿玄武門

貞觀初太宗選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武后改曰

千騎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敬暉遣使就索千騎

使疏吏翻索山客翻

歸道先不

預謀拒而不與事寧暉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免歸

私第帝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